

毛詩注疏

十五

十三

20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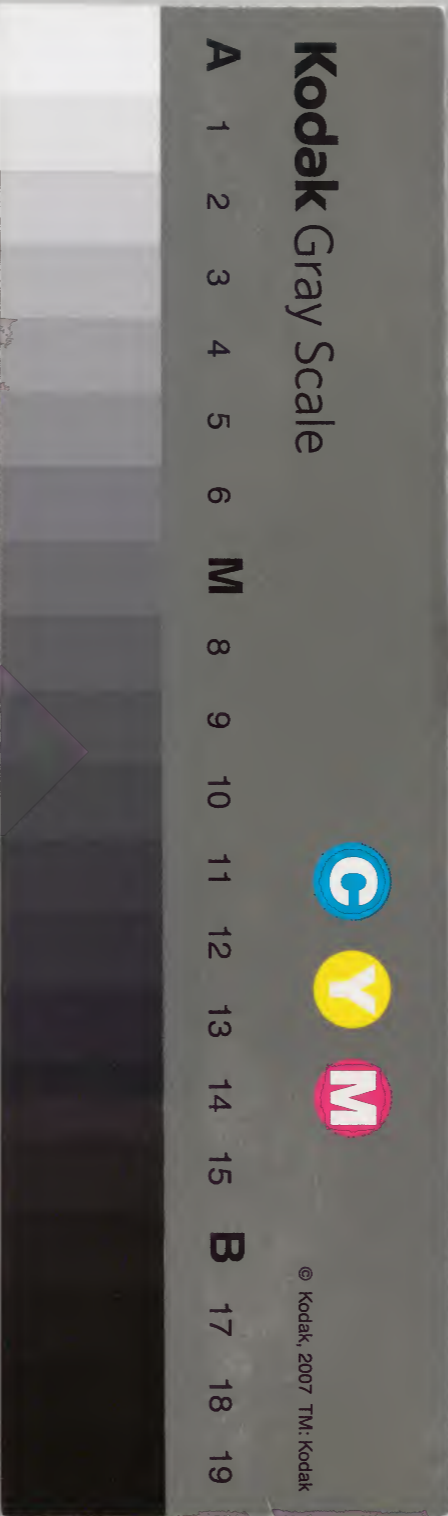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六函	六一〇	漢	書
八架	一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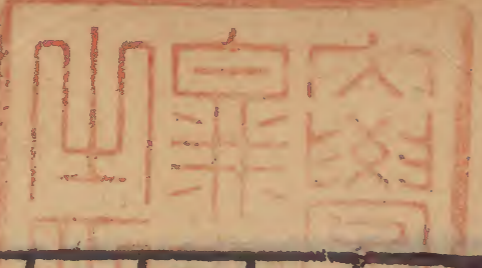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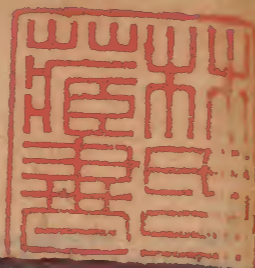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漢書門				
六一〇	漢	書	門	
101冊	架	函	號	類

十三經正義
合百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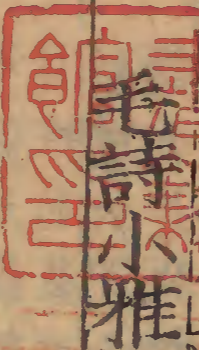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40
冊數	101 (21)
函號	276 18





詩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淺草文庫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魚藻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

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樂一字音 疏 曰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
岳餘並同 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

278-18

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
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
故詩人君子觀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
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
以為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
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之
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為始刺
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
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
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萬物至之
禍○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
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
及飛走羣衆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
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
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興也

王在在鎬有頌其首
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得其

性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

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
頽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

其著見○頌符云反說文同韓**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

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

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

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愷同

俊七全反改也○魚在至飲酒○正義曰言明王之
沈又七旬反○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

是水中之草乃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
頌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遊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
不盡然其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其所天下無事
爾時武王何所在乎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
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
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傳**頌大至其性○正義曰
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
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為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
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傳**魚之至著見○正義曰
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傳**舉著
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
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
又言人物者**魚在在藻有莘其尾****傳**莘長貌○**傳**莘所
物即魚也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
有那其居**傳**云那安貌

其居處那然安也○**疏**那安至然安○**正義**曰那然為安之狀
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傳**幽王
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
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
無救也○**疏**菽本亦作菽侮亡甫反朝直遙反
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
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

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
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
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
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
經為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錫命之事序總而
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意於經無所
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
當也○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
必為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為謀焉
不然不為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為合會義兵
以征討之義事是於諸侯聞其召而者會既而無此
徵之而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
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
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
者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
方無不笑幽王為烽火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
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

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幽
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
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傳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

也羊則苦豕則薇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

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劔

羹故使采之○筐音匡筥音舉芼亡報反薇音
微藿火郭反劔音刑羹古衡反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

也○錫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繩○乘

反下注車乘又下注車乘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玄衮卷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音武云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

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衮

古本反玄衮冕服黼音弗絺知里反本又音補卷眷勉反下同

必滅反冕也音武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

盛之管盛之以為牛汁之芼筐管所以受所采之菜

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

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為無可予

之物尚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

命之禮乎故刺之音武鄭唯以不與為異其文義則同

則殺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菽

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

茶也滑董苴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管受所采之菜

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音武菽大豆至采之正義

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爲藿

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髓置之於俎

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銅謂之銅羹

故言乃用銅羹也即公食記銅芼是也以其牢禮積

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

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

也彼食亦賜諸侯至為薄音武正義曰諸侯來朝而食可

知矣音武賜諸侯至為薄音武正義曰諸侯來朝而食可

言武王之一

四

玉書

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為文但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之耳觀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驚也也龍是服同
 賜之矣。傳曰玄衮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
 祭即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績人義未明故申
 至章者。正義曰傳雖云玄衮卷龍而義未明故申
 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畫於
 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畫於
 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為一也謂
 衣則畫之黼則刺之此黼黻引類以明之於衣衮畫
 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衮衣以對衮畫衣故也
 伯自驚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
 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
 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黼次九曰黻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九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
 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
 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文
 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無文
 矣。等言謂絲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
 偶同耳裁以為衣舉衮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
 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冕上
 一人何得獨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冕上
 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得兼下則五等所賜冕之
 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即解
 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案終南冕者鄭即解
 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孤
 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舉衮黼之意諸侯之
 得有文章者以有文章者為榮故詩人言王之意
 非謂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取與焉為
 詩五

也韻屬沸檻泉言采其芹傳屬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

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必沸音

弗檻泉銜覽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音才性反君子來

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君子所

屆傳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案云屆極也諸侯來朝

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

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駟乘乘四馬而往此之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巨○機

又駟馬曰駟駟音四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

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

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證反下音緇流沸

至所屆。毛以為屬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

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為菹以待諸侯以與富

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

貨以為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

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旂旌其此君子車服

旌旂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

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駟駟則乘四馬而往

迎之未則采菹為菹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

迎之既朝王則駟駟而見之是故明主於諸侯其所

尊故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與為

異。○屬沸至正出。正義曰以屬沸連檻泉言之

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與事不明正以上

章類之知此必為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

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講
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
為興不。知以與車服賞賜故別為毛說焉。○荇菜
至。鴈醢。○正義曰。上章菽。荇。美則此荇亦食之。故知
荇菜。可以為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為牛之荇。言
荇。見其有牛。俎。泉。是。荇。所出。善。泉。見。其。荇。潔。清。不。謂
非。泉。即。不。潔。也。周。禮。是。荇。所。出。善。泉。見。其。荇。潔。清。不。謂
引。之。者。因。其。尚。潔。清。荇。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
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宋。其。荇。為。我。明。王。則。此
言。觀。其。旂。亦。為。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
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之。也。此。陳。王。尊
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引。是。一。文。而。有。二。意
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
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案。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
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也。書。傳。曰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曰

○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
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
迎所以為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
傳曰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
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
將朝於是王則駟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駟非諸侯
之物者以上云言宋其荇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
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駟駟故知非諸侯所乘
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觀宗遇饗食皆乘
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
客上公九十里步侯伯七十里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
此服飾君子之法極言其可尊而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
法制所為之至極言其可尊而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傳諸侯赤
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東也紓緩也云芾大古

詩經卷之十一

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懈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紆音舒，予音與，偏彼力反，大音泰，鞞音必，賁光曠，反下同。長，植亮反。脛，胡定反。膝，徒丁反。解，古賣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傳申重也。

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至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

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樂只，上音洛，下音止。重，下音。亦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於洛，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在於股束如此，則非有懈怠紆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偏束如此，故又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不能然，故刺之。○傳諸侯至偏束。○正義曰：以此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巳，杜鄭皆云。今之行，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偏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偏也。名曰偏者，所以自偏束也。○傳芾太古。至予之。○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

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而食
 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以衣其羽是
 其皮也以前論在前為形體之藝宜其所先故
 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
 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於前明是重其先
 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麻以布帛
 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
 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
 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起以尊祭服也明
 曰有虞氏服較注云舜始作象也冕服謂之芾
 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冕服謂之芾
 服謂之韠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
 有韠韠猶大夫以上有冕士之有爵弁猶大夫
 弁韠韠猶大夫以上有冕士之有爵弁猶大夫
 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韠韠配之則服冕者以
 之故知冕服謂之爵弁以韠韠配之則服冕者
 謂之韠以冕服謂之爵弁以韠韠配之則服冕
 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也古者衣皮
 存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也古者衣皮

故知以韋為之故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
 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華帶博二寸此王藻
 又言韠本曰股者明邪幅在股之文云韠今
 欲以言韠本曰股者明邪幅在股之文云韠今
 行滕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韠今行滕者言
 義故云自足至膝束之故云韠今行滕者言
 言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韠今行
 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韠今行
 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故云韠今
 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以芾舒緩
 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舒緩
 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以芾舒緩
 天子所賜亦必自芾幅隨之此據諸侯自服也
 縱使心所賜故云自芾幅隨之此據諸侯自服
 者作者欲美其情亦將服之而此其服也夫
 是者自偏束矣○其事古者至不然而美之義
 是者自偏束矣○其事古者至不然而美之義

是者自偏束矣○其事古者至不然而美之義

詩十五之

十

張鎰刊

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
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
福祿申重之謂使之福祿是神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
所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
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
謂係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
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維柞之枝
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其葉蓬蓬傳蓬蓬盛貌云此典也柞之幹猶先祖

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為興者

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也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

明也柞子洛反又音昨樂只君子殷天子之邦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傳殷鎮也慎反又音珍本作鎮勝

平平左右亦是率傳平平辯治也傳云率循也諸

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

連屬之國亦循順之便便云閒雅之貌率循也傳

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

茂盛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

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

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

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

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

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以安定今

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

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

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傳蓬蓬盛貌正義曰箋以下云樂

故為同也蓬蓬此興至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

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
子諸侯之事故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
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
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為興者由柞
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
後君賢者生其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為
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
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為義故取柞為興
亦然也。○**傳**殿鎮也。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
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諸侯為天子
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
辨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
辨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辨治服虔云平平
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傳**諸侯至循順
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
賢才之德能辨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
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
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為貴故特舉賢而言不

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
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
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
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為霸長連
屬之國與**汎汎楊舟**紼纒維之**傳**紼纒也纒綫也明
此同也。○**王能維持諸侯也**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

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綫以制行之猶諸侯之
治民御之以禮法也。○**汎**芳劒反紼音弗爾雅云紼纒
也。○**紼**音律纒力馳反韓詩云紼也
○**紼**音才各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
○**葵**其維反臆類尸。○**優哉游哉**
○**亦是矣矣**○**傳**矣至也。○**傳**云矣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

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疏毛汎汎至矣然

不得東西也者揚木之舟舟人以紼繩繫而維持之使

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之君也明王以

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樂是

君子於是侯又以其功德之多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

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

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美矣

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揚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繩繫

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與國中者諸侯之入而諸侯

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

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

而思不出其位無復一變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

之治入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

紼繩也孫炎曰紼大索也李巡曰紼竹為索所以維

持為大索然則紼訓為紼○而維持之○紼訓為紼○

○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而維持之○紼訓為紼○

○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

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

行不以舟止為喻○○或曰正義曰釋言文法揆者

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

度多少而與之○○或曰正義曰功當須揆者

采菽五章章八句

同毛不

逸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義故與

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義故與

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自安止是思

不出其位故引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報好反

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

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傲之故

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而發言也既八章上二

則流遠賢者自然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

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

五章本其王慢嫉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

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敵之失故下三章言其

為驕如蠻如髦也驕如蠻如髦也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傳興也駢駢調和也不善繼繫巧

用則翻然而反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

待之則使之多怨也駢息營反此又許營反說文

也列反弓翻也繫音景弓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云

胥指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

望易以成怨駢駢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

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和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繼繫

而巧用之則翻然而其體反房矣是用角弓之難也

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

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

待宗族之難也駢駢至遠矣駢駢至而反

和也正義曰駢駢至而反駢駢至而反

不善繼繫駢駢至而反駢駢至而反

子謂幹角筋膠漆也又曰角之中與淵相當如彼文弓

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各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
如今此欲所用者於古亦不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
今北狄角弓馳則體反若不繼繁則不復任也
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繁中此弓已調
和而繁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
之繁也故知繁義為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待
體也故知繁義為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待
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者
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變通言骨肉者
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并云兄弟舅連言之是
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
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也
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
矣民胥傲矣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
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

所向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友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傲之故知汝

釋話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為相於之辭此言此令

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綽綽寬也裕

饒瘡病也云令善也。裕羊樹反瘡羊主反。此令

瘡。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

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

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

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民之無良相怨一方云

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

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處昌慮

反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

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云斯此也。此毗志反鄙民之至斯亡。正義

相病此又申而戒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

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己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

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

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

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

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

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

至於已斯亡以此二事而至于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

又於外遙則相怨爵則不讓由此以亡。民之至

怨恚。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

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

己身恩彼所以於我而不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

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一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

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爵祿至

危。正義曰由爵不讓彼而為彼所怨是以禍及於

己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

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校

之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禮

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悔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

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駒音拘孩本作咳

笑也音推如食宜饁如酌孔取傳饁飽也禮云王如食

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

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

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音嗣注同宜如字

我也饁於據反徐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娶禮老

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為童而遇之王慢老如禮

為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猶

王之不怨故天下做之皆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

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飽而已如酌老

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少亦足則停

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

已老矣而孩童慢之傳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

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願下今之笑而為之名

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

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

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况其宗族之老人乎

故九族不宜慢之禮王如至之禮正義曰王如

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

詩

禮

張

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
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
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
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
族人燕則以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族食世降一等
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
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
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
唯道是凡器之孔子云孔德之容

塗塗附傳 孫後屬塗泥附著也 云母禁辭孫之性

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椽也塗之性善著
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
則進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傳微美也 云猷道也

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

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母教至與屬 毛

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
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孫之升木若
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孫之性
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
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與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
若教小入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
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入則慕樂之
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
其榮名欲得與之而有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
而棄惡阻無入啓教耳王何不教之乎鄭孫後至附
木椽言以塗泥塗木椽則易著餘同 傳 孫後至附
著也正義曰孫則孫之輩屬非援也陸機疏云孫後
鬻者為斯胡慚胡援駿捷於彌猴然則孫後其類大

言之日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
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
為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
與人居處數為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
為異言小人不為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
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
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
肯之文并統下句為義○**傳** 見之日氣○正義曰說文
云見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
序又從日故知是日氣也○**傳** 雨雪至教之日也
義曰以日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
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
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濇濇雪之盛貌故知
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知
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
矣以雪比小人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
子為政焉用殺而誅小人者以王興政則天下有
實有罰天下喜王為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

深存樂善之意耳非即盡誅滅之也此上戒豫升木
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
乎○**傳** 遺讀至過者○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
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先人後已以相卑下
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但訓為聚則義得通故云
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
慢之過為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為傳但毛無
改字之理又婁之為數乃常訓也故別為毛說焉**雨**
雪浮浮見見曰流傳 浮浮猶漻漻也流流而去也如
蠻如髦我是用憂傳 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傳** 云今小人
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為大憂也髦
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傳** 髦舊音毛
當與尚書同音莫**如**如蠻至用憂○正義曰言由王
侯反行下孟反**如**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

國之荆蠻如西方之夷鬣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
用為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
○鬣鬣南蠻鬣夷鬣。正義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為
南蠻鬣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鬣雖在西夷
摠各也。○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
小人之行此如夷狄也傳言夷鬣不辨其方之所
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
從之其中有鬣故知在西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鬣
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
是西方也彼鬣此鬣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苑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

焉反篇內同苑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

句為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摠三章之義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傳興也苑茂木也傳云尚庶幾也

有苑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

焉傳憂今不然上帝其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傳

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

不朝之意傳○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傳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

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

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傳俾必爾

後皆同極毛傳有苑至極焉毛以為有苑然者技

如字鄭音棘傳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

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與有道德茂

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

往朝王由王甚變而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

上帝之王甚變而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

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

不任已以事言工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

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

不欲朝王也傳知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

以王暴逆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

不可朝事甚使人心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

庶幾尚也傳以心所欲為之謂之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

不往朝事之也傳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

庶幾尚也傳以心所欲為之謂之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

庶幾尚也傳以心所欲為之謂之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

庶幾尚也傳以心所欲為之謂之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

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根
 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
 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靖
 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詰文極誅○靖
 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誅此則
 極誅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
 信讓反誅放我也以凶矜有苑者柳不尚惕焉○惕
 之文與此相類故湯傳也
 息也○徐立罷反○上帝甚蹈無自察焉○察病也○

云察接也○反○察則界○俾予靖之後予邁焉○云邁行
 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
 察病也○鄭以上嘒類之讀為交際之際故言接也○

○邁行至行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也○
 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
 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

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
 言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諸游是行為放之義故引證之○有鳥高飛亦傳于天
 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子○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

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

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音附曷予靖之居以凶

矜○曷害矜急也○云王何為使我謀之隨而罪我

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有鳥至凶矜

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
 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
 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
 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

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
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
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為異餘同○
傳曷害○正義曰傳曷為害亦訓為何故害辭害
否皆為何也○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
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
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四
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
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
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苑柳三章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
也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

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
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
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
下注同倡率色類反朝夕直送反
章章六句

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燕居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朝朝夕夕，而已。自與行此，少齊其容，亦正其服，則下民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作詩，反以刺之。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敝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者，同人者，以無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無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刺幽王之者，此凡在無者，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之然風俗不齊，亦王行德，服非一，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一行，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

之人，是摠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行士女二事。○禮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在身者，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弁之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摠謂在首者，是弁之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玄冠，為冠弁，對其餘弁，是而立名。非摠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昇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為官，倡導帥領之人，即邑宰、卿、遂之官，言凡語，廣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眾矣。當各以其事，變易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燕，有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也。其非服也，言專為一明服，色齊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傳彼彼明王

也傳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

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

差傳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傳周忠信也傳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

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又疾

今不然傳望如字傳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

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

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

今不然傳望如字傳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

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

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

今不然傳望如字傳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

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

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

今不然傳望如字傳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

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

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

今不然傳望如字傳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

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

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

今不然傳望如字傳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

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為
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
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
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
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
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
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
服之明矣以庶人服大羊不楊故此狐裘亦不楊取
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
駟馬衣文錦被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
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
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
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奢
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
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次也。國都人士
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士
法倣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識
特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

緇撮國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
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彼都人士臺笠

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
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
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

本亦作扶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國密直如髮也國云彼君
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

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綢直留反密也緻直置反本
亦作緻隆俗本作降殺所界反
又所國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
側反

詩經卷之六

四

六月

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作不見後三章

弗見一本四章同彼都至不說正義曰言彼明

臺草為笠緇布為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

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

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

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我今

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兮由此我心不

歡說而憂心思古也臺所至布冠。正義曰臺

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

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以臺至且節。正

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

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冬所

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

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笠緇

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貌言

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

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

占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

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

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應始

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

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

紂帛何知非紂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

帛兩名但宇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此言緇故

非帛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緇故士

禮云緇布冠頰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頰圍髮際

結頰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頰

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是緇制

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緇布冠制自

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

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冠而著緇

正義曰傳變網言密則以網為密也網者網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入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故始終不虧故言本末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云言以美石為瑱瑱塞耳音誘瑱他見反彼君

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也云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入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

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姑其吉反又其乙反我不見兮

我心苑結云苑猶屈也積也音鬱又於阮反徐彼

至苑結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

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為結矣鄭唯尹姑為異餘同琇美石也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實其耳義當然也淇奧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王多用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傳云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正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尹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昏與同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

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一八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
 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
 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
 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也孫毓云尹氏姑氏衰世
 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田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
 之時不得以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
 衰世為難矣

蔓 厲帶之垂者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擊厲也擊

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蔓螿蟲也尾末捷然似

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

同蔓勑邁反又勑界反蠶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蔓

短尾為蠶音虛伐反擊薄寒反螿音釋本又作蠶

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 我不見兮言

行 之 邁 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

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都彼

至之邁。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

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

入心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

飾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

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擊裂

為異餘同。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

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

垂者。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蔓將外物

也。以蔓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擊厲者謂如桓

二年左傳云擊厲游纓也。彼服虔以擊為大帶也。鄭

意則不然。內則云男擊革女擊絲。注云擊小囊盛悅

巾者男用韋女用緇有飾緣之則是擊裂與詩云垂

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縹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
注言之則縹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為
裂縹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
裂縹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
路已為蔓尾言蔓尾有毒也故以為螫蟲其末尾捷
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鬣而有曲者
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
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捷下皆無然
字。○我今至古人。正義曰止言帶髮故言士女
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
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
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
卷之髮則有旗。傳。旗揚也。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
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
於禮自當有旗也。旗枝旗揚起也。餘。揚也。我不見兮

云何肝矣

云肝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

似。肝喜。匪伊至肝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
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為
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怨曠者君

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
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思息嗣。采綠四
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
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

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傳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

曰匊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

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匊弓六反注本或一

易以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

不容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

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詞又眷勉反沈其言反疏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

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

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

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

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與為異餘同。興也至曰匊

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匊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

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

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在夫家當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

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為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

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

待之此我義勢終朝采藍不盈一擔衣蔽前謂之

所加非經言也云藍染草也藍虛談反沈力其反擔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云婦人過

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

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詹占終朝

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

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

不至尚以為恨况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

遠也。鄭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

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

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衣蔽前謂之擔。正

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藍染

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

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日一

御。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一

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燕人

在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

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

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

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

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

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

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者侯制也諸侯取

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一次兩媵則四凡次夫

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侯制非大夫以下

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

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者宜先尊者宜後

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

人當一夕三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

云自聖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

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鄭蓋後宮
之數為夫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九
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
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必是十五日。一編與聖數相
當。故云然亦者亦聖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
之言以證之。后皆取其感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
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姪
婦從卑者起。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先卑望
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三進。聖後亦如之。以此推之。則
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
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御庶人多
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
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日為喻
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傳云
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五月之子
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五月之子
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云之子是子

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

從之為之韋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怨

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狩尺收反。韋勅亮反。發也。沈

倫繳音灼。亦作故同。與音洽。反本亦作咆。釣音弔。綸音

餘。下同。為于為反。下同。與音洽。反本亦作咆。釣音弔。綸音

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待

與我當與之韋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韋中。也

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上須

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梅本不然。○綸

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綸。綸也。則綸是繩。各弋是繫

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

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綸。謂之繩

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

為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云觀

之為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云觀

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鈞必得魴鱖魴鱖是
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然音防鱖音敘
詩作觀其鈞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
其綺反符鈞故此又說其鈞之技上兼有符此
偏言鈞者因上鈞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
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鈞非謂役中時也俗本
作觀觀誤也定
本集註並作多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

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

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

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
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
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由君
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
恩惠及下以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
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
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宣
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
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
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
不能行則召伯時為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
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
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二伯以兼卿士耳
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
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
並言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興也芄芄長大貌

云興者喻

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

之有陰雨之潤

芄浦東反一音扶維反長張丈反

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傳悠悠行貌

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

說以先之

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管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賚說

音悅又

芄芄至勞之正義曰言芄芄長大者是始說反

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

也以此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

賦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

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

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閱其勤勞

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既集蓋云歸哉

任者輦者車者牛者云集猶成

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

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

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

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典反歸
音運輓音晚傍薄浪反為于偽反
行爲摠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
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率傍牛者我召伯
所爲南行之事既成謂管謝畢召伯則告告之云可
歸哉言宜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無休
止臣廢其事故刺之隨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
此四者明在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
諸言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經
之得也擅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
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
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管謝之功任輦車牛
是轉運所用故管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
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
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
擗荷隨其所在摠之皆爲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
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夫車以駕牛者

也。有率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
率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
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率傍之任前曰率
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率傍其牛也
既云將車者率之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率傍牛者此
牛在輦之外不在輦中故別率傍之地官牛人云凡
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
云牽傍在輦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
亦在輦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
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罪隸之
文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反以刺
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常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
知故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傳徒
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云步行曰徒召伯管謝邑
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

詩經卷之五

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士眾從才用反下同
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
 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
 云徒御不驚以徒為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
 徒行也。召伯至旅御。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
 以兵眾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為旅
 五旅為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
 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
 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
 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肅肅謝功
 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之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

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傳謝邑也
云肅肅

口惠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原隰既平泉

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

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

心安。治直吏反下。傳士治至曰清。正義曰此

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
 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

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
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
者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

利人也傳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

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

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

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難乃多

反又彼備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云思在野之君

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樂音洛隰桑至如

曰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其難然
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
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
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
庇廕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
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
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
其為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然至
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
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
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陰
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
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
人也傳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
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菀柳云不尚息焉則
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為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
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為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

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萇楚不必
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濕曰隰
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
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
之實然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傳沃柔也酷沃鳥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幽

於蚪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膠固也云君子在位

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膠音交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遐云遐遠謂勤藏善也

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美

能勿勞乎中心焉能勿誨乎藏鄭子郎誨乎孔子至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申姜姓之國也褒

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

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華音花取七

為于偽反適音的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

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

也幽王之後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為後
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
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效之皆以妾為妻以支庶
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作白華之使天下
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為之而刺褒姒者言刺褒
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
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
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王刺后姒也帝王
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為后則得在
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
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
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
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為此行則為下國所化故
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申姜至
正故。正義曰欲明申為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
姒寢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
辭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孽也

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也
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
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梓文王曰本支
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
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
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為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
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
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
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
太子故為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
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
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

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

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孽將至

滅國。菅音奸漚烏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外我不復答耦我。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

褒姒諧申后之子宜咎。谷奔申。遠于願反下注

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文白華至獨兮。毛以為

又反諧側鳩反咎音極。謂人刈白華已漚以為

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絮白相束而成用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絮白之謂今

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

而無子兮是不以絮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

知也。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為菅柔韌中用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辭而

不堪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兮

何為更納褒姒。妙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姤而將

滅國也。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菅故以

為喻餘同。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

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

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

-5 225 35 870" data-label="Text">

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
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爲獨也 **英英白**

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

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

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

申后見黜詩英如字韓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傳步行

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

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祭周

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

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

謂謂箋云夏元雅反繁士其反沫也又尸醫反爾雅

反不菅英至不猶也毛以爲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

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

菅茅天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台之子幽王不可

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

爲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爲菅之白茅使與

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

褒姒合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

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

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

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

傳英英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
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
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
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

合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
 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胡茅以成大無不
 覆養巨細皆潤之故管茅悉蒙養也。○**白雲至見**
 黜。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管喻寵廢妙而
 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管之茅使
 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妙使申后見黜
 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傳**步行猶可。正義曰
 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
 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
 於我身不我化之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
 毛說。○**變**天行至褒妙。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
 喻天生褒妙褒妙從來為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
 言天行艱難以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
 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人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
 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改脩德行則可妖變
 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要忠
 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
 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

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
 亡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人也
 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
 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策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告之龍亡而縈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縈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悻而
 謀之化為玄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
 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
 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于襄襄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而娶是女使至於為
 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
 曰同二君二先君也縈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
 之末流彘之歲也縈正幅曰悻謀謹呼也龍或為玩
 玩蜥蜴也毀齒曰齒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
 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龍非陸

地之物故云或為蛇蜥也以其言末故為流彘之
 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
 紀以爲幽王三年癸亥王崩先幽王之立十四年若然則宣王
 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後宣王生其在
 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
 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
 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特母年五十六凡在母
 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
 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
 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貌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

於申后滌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
 浸子鳩反宇亦作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殖市力反鎬戶老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也妖大之人謂襄姒也申后見黜襄姒之所爲故憂

傷而念之

嘯音歎本亦作嘯妖古卯

反

池水

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
 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喻王無恩於申后滌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
 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
 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
 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
 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
 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
 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
 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
 引豐水亦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至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襄姒而念之是念其不當
 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
 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旣不爲之傳意

當與推彼桑薪印烘于焜傳印我烘燎也焜焜竈也

桑薪宜以養人者也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

養館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

焜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

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反樵但焦反印五綱

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焜市林反燎音了

又力弔力召二反焜音恚又丘弭反郭云三隅竈也

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頰反何康瑩反顧野王

口井鳥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饗於恭反館尺志反

爨七亂反食音嗣炤音照卑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焜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

所也與幽王聘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為后反黜之

使為卑賤之事而已申后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

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

之見黜養焜之由故惡衰焜言彼妖大之人衰焜由

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

義曰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

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

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

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焜

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為喻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

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而欲外人不

聞亦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通反念于慄慄視我邁邁邁邁

不說也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慄慄然欲

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慄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

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乎吠反又乎葛反

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

同鼓鍾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鍾于宮

也以與王既察其于外擊鐘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

也而使天下之不說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

不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

含于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憫何為王

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說其所言乎此言至所

言。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

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

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

邁是不悅。有登在梁有鶴在林傳鷺禿鷺也云鷺

其所言也。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

鶴絜白而反在林與王養褻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

善。鷺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禿吐木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疏有鷺至我心。正義曰有禿鷺之鳥在於魚

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

鶴之鳥絜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褻姒之身

鶴之鳥絜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褻姒之身

鶴之鳥絜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褻姒之身

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褻也申也皆以
 后為尊貴褻如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
 反早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
 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鴛鴦也至遠善
 鳥也故喻申后鴛實惡鳥以與褻如今鴛言梁鶴言
 林是舉鴛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為
 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褻如
 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
 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鴛鴦在

梁戢其左翼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

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

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別

反下段嫁之子無良二三其德云良善也王無答

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令力

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

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

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

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

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

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答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

而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

失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斂左至家道。正義

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

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

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以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
 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
 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
 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
 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有扁
 兌上咸為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

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

然今也黜而卑賤又必淺反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傳底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禮反又祁

支疏有扁至底兮。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

反疏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

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

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

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傳扁扁至履石。正

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特

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

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

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

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

傳云此詩有扁斯石履之

傳云此詩有扁斯石履之

傳云此詩有扁斯石履之

傳云此詩有扁斯石履之

白華八章章四句

唐孔穎達

詩經卷之五

白華

八章

章四句

詩經

卷之五

白華

八章

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二

白華八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緜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

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

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

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緜。緜蠻而延反下音嗣篇由

皆同注如字介音界疏。緜蠻三章章八句至是詩。微

賙音周贍市豔反

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行不肯飲，食載之謂在道，因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載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詩以刺之也。言亂者不為已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敝其為亂之意，於經為摠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食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敬誨相對則為二散，則以微兼故畧之，以便文。○微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臣之微賤者，惟士為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為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亂世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德大臣遺忘之者，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資財則當賙贍之行，士為末介也。以不賙餼為遺忘也。知士為末

介者，以為賓而作介，猶為主而作擯，以聘禮及驛義皆言士為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為不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因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絲蠻黃鳥止於丘阿傳興也。絲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

鳥止於阿，人止於仁。傳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

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

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處昌道之云

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易

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末介從

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

則予之飲食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

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罷音皮下同

○黃鳥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阿安靜之

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

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為末介從

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

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倅車謂之使

載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

而不可飲食教載之○其義當然於大臣何為遺忘已

○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絲蠻小貌釋丘云非人

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釋地

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為二物矣而以丘阿為曲

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

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為大臣無仁心

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於仁也○正義曰屬焉

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

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

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

君之德者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屬之者以臣雖

○

○

○

○

○

○

○

○

○

○

○

○

○

○

○

○

○

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
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
之常故隨文為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
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
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
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
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
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
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左車之
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
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
禮以相對而異各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
倅言帛繇繇黃鳥止于丘隅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
行畏不能趨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
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難乃曰反下同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繇繇黃鳥止于丘

側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云極至

也如字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帛繇三章章八句

瓠葉夫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
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牛

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醢生日牽不

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瓠戶故反牢老刀

饗饗許氣瓠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
反醒音星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

詩經卷之五

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較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蓋羞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

○云牛羊豕至賓客。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饗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外內饗之饗，亨芻肉之名，故熟曰饗。既為熟，則饗非熟矣。禧三十二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禮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既有饗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饗相對，故餼為腥，其宜餼亦生，哀二十四年。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幡瓠葉

貌，庶人之菜也。**○**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

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

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

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

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

子以朋友講習。**○**幡乎頰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

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訓

○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饗相對，故為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豈非與賓客為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悅說我說君說子說令說人說采說取說之說既說得說而說又說享說煑說之說釀說以說爲說
 飲酒說之說當說與說父說兄說室說人說嘗說而說飲說之說所說以說相說親說愛說也說言說古說
 者說不說以說微說薄說而說廢說禮說尚說亨說瓠說葉說而說用說之說今說乃說有說牲說牢說
 義說曰說士說禮說有說特說牲說豚說豕說此說止說言說瓠說葉說與說兔說首說明說非說有說
 位說之說人說故說言說庶說人說之說菜說七說月說云說八說月說斷說壺說卽說言說食說我說
 農夫說彼說雖說瓠說體說與說此說爲說類說明說亦說農說夫說之說菜說故說筴說申說之說
 云說庶說人說有說賢說行說者說。此說爲說類說明說亦說農說夫說之說菜說故說筴說申說之說
 不說以說微說薄說廢說禮說下說連說君說子說有說酒說故說知說享說熟說瓠說葉說者說以說
 爲說飲說酒說之說類說知說爲說道說者說以說禮說飲說酒說有說道說醢說故說也說此說美說
 君子說行說禮說而說享說庶說人說之說菜說故說知說君子說是說庶說人說有說賢說行說
 者說也說庶說人說而說能說爲說酒說以說行說禮說者說以說其說農說功說畢說則說閑說而說
 無說事說於說此說之說時說乃說爲說酒說以說行說禮說者說以說其說農說功說畢說則說閑說而說
 其說道說藝說故說也說以說民說在說田說畝說必說無說容說暇說故說知說農說功說畢說則說閑說而說
 爲說之說以說三說時說務說農說將說闕說於說禮說故說爲說酒說以說行說禮說者說以說其說農說功說畢說則說閑說而說
 之說此說酒說爲說朋說友說而說釀說先說言說嘗說之說則說未說與說朋說友說賓說客說飲說也說

飲酒說之說當說與說父說兄說室說人說嘗說而說飲說之說所說以說相說親說愛說也說言說古說
 者說不說以說微說薄說而說廢說禮說尚說亨說瓠說葉說而說用說之說今說乃說有說牲說牢說
 義說曰說士說禮說有說特說牲說豚說豕說此說止說言說瓠說葉說與說兔說首說明說非說有說
 位說之說人說故說言說庶說人說之說菜說七說月說云說八說月說斷說壺說卽說言說食說我說
 農夫說彼說雖說瓠說體說與說此說爲說類說明說亦說農說夫說之說菜說故說筴說申說之說
 云說庶說人說有說賢說行說者說。此說爲說類說明說亦說農說夫說之說菜說故說筴說申說之說
 不說以說微說薄說廢說禮說下說連說君說子說有說酒說故說知說享說熟說瓠說葉說者說以說
 爲說飲說酒說之說類說知說爲說道說者說以說禮說飲說酒說有說道說醢說故說也說此說美說
 君子說行說禮說而說享說庶說人說之說菜說故說知說君子說是說庶說人說有說賢說行說
 者說也說庶說人說而說能說爲說酒說以說行說禮說者說以說其說農說功說畢說則說閑說而說
 無說事說於說此說之說時說乃說爲說酒說以說行說禮說者說以說其說農說功說畢說則說閑說而說
 其說道說藝說故說也說以說民說在說田說畝說必說無說容說暇說故說知說農說功說畢說則說閑說而說
 爲說之說以說三說時說務說農說將說闕說於說禮說故說爲說酒說以說行說禮說者說以說其說農說功說畢說則說閑說而說
 之說此說酒說爲說朋說友說而說釀說先說言說嘗說之說則說未說與說朋說友說賓說客說飲說也說

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

新說

五

長

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

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注為酌名故○兔他

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兔有

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有一

免雖微耳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為飲酒之

羞以行禮也賢者有酒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牢而

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燔去

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緇注云燔去

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述毛炮之也毛無改

一在兔即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

之不可燬矣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

上言燬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

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正義曰鄭以斯首

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

聲相近故變而作耳宣為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

處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

明其微薄也炮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蓋進也

實乃薦羞者因此酒蓋並有言飲酒之禮且辨經雖

先為羞脯臨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薄廢

酒乃薦羞脯臨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薄廢

酒乃薦羞脯臨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薄廢

詩疏卷之三

六

引金

禮故先述。蓋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酌言。我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為。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有。免。斯。首。燔。執。驚。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
於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報者至燔之。○正義曰。申傳。

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

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炙音隻。酢才洛反。炕。苦浪反。何沈又苦郎反。

統
於火上以炙之。○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報者至燔之。○正義曰。申傳。

若割截而柔者則燻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

之君子有酒酌言釀之傳
釀道飲也。○云主人既卒。

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市周釀。

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復。
○釀道飲。○正義曰。

謂之釀也。○主人舉釀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

飲自飲其謂主人自飲為釀故辨之主人既卒酌爵又。

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傳荆謂楚也

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反沈時銜反

亦作漸漸下同狄徒歷友本或作翟放音畔將率

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

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鄧音了漸漸之

本又作藜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漸漸之

章六句至是詩也正義曰漸漸之石詩皆下國所

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

荆楚之羣舒又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

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

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為上故稱下

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

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

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

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

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

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

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為六句之總三

詩經卷之五

九

王

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
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
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
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鄆舒庸又有
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
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
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傳漸漸山石

高峻傳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

疆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

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如字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傳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

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便

之朝於王傳漸漸至朝矣毛以為此時戎狄已叛

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

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

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

人東征征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

相朝矣傳鄭以漸漸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

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疆不可得而伐矣其

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

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

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

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
之文正以漸漸乃其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
事鄭以勞為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
與鄭同勞矣當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成役

不息乃更漸斬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
 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維其勞苦也
 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為征戎狄而西戎俱是述毛
 為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若之華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
 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摠而注之不
 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為毛說若然卒章上四
 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
 漸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疆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
 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疆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
 歷其國之高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
 得言我秋山石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疆也維其高矣
 還言我秋山石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疆也維其高矣
 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之
 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不
 能正之也廣闊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詠歌不專以竹
 署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

言不能正之不得言荆舒故知上有難征之事乃可
 以地為下事發端也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
 序云我秋之惡為甚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
 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
 則荆舒之惡為甚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
 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
 為荆舒焉。○武人謂將率於外明其釋言以序云命將
 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於外明其釋言以序云命將
 見王之辭序云役人謂將率於外明其釋言以序云命將
 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人罷病不
 病必不能正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人罷病不
 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備禮
 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為然正以詩
 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說公卿不得有相朝
 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

言部

十

五

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漸不當以此為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為長矣漸

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卒竟沒盡

也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

處何時其可盡服卒毛子卹反鄭在律反崔罪回

同武人東征不皇出矣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

於王漸漸至出矣。毛以為時遠征戎狄戎役罷

登之維其終竟言當編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

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由行

不可徧故久病勞苦皇不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

將率以役人東征皇不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

不為禮也鄭以為為皇不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

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

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卒竟沒盡。正義

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

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問故沒為盡也

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言已

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卒者至

盡服。正義曰筴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

故讀為卒釋山云卒者匪義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

者箋云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

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有豕

白蹄丞涉波矣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

水波云丞蒸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

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繪牧之處與

衆豕涉入水之波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

賤之故比方於豕雨。躡音的都歷反豕之丞反將久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本又

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孩古哀反躁子到反離力智反繪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繪方言作櫓從

木音同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悍乃旦反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濁

也月離陰星則雨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

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

之滂沱疾王甚也角。滂音即反沱徒何反注同嚼直

武人東征不皇他矣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于

王命音他有豕至他矣毛以為此時征伐戎狄

水之波薄之處矣是在地為將雨之徵也又值月更

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

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疲病

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

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人

事矣故不得相朝為禮也。鄭以為勞病不暇更有人

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者

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者領

其衆豕離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於水波連矣以興荆舒

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於水波連矣以興荆舒

羣豕既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

豕而難服武人難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干

犯王命是為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干

豬至水波。正義曰豕豬釋獸文釋詰云豕進也言

進涉是訓。蒸為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為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於豕。二經為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蒸衆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蹄皆白。矜難禁制。喻荆舒之難制服也。蹄為蹄。故箋即蹄。言之經直云白。蹄不云豕。則白。中言豕。白。蹄。疾。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蹄。疾。者。也。駭與豕。字異。義同。釋獸云。豕。之。白。蹄。其。中。尤。樂。疾。者。也。豕。所。寢。草。名。為。檜。某。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為。檜。李。巡。曰。豬。臥。處。名。檜。檜。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檜。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連。矣。繪。與。檜。音。義。亦。同。荆。舒。之。人。勇。悍。捷。敏。者。謂。士。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猶。白。蹄。之。豕。言。其。民。猶。衆。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

之。乾。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禮。義。也。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此。方。於。豕。以。其。餘。與。喻。立。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賤。之。意。○。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所。涉。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所。涉。而。雨。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所。涉。而。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綿。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雨。曰。燠。曰。燠。曰。燠。曰。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哲。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木。又。由。言。也。為。金。哲。由。視。也。為。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為。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為。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

詩經卷之十一

五

為雨也。賜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易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庶徵寒燠，即晦明也。不加之以陰，則為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北及春秋緯之文，即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為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為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加以滂沱之雨，是豕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而巳。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為大。豕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物之萌，牙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疾。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也。

○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橫為。今其守職不干王命。王命是為他矣，故知不能正之。即干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荅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

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

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

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荅音條，徐

音花，距音巨，難乃且反。○荅之華三章章四句，至

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是詩。○正義曰：言西戎

即

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西夷
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
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
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閱周室之將
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
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
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巳傷乃覆言可
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
為義次也。○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
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
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
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我與夷也周禮制諸侯
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
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
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
知大夫將師出見我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
之經云知我如此不知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慮
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我狄交侵而發

之華其黃矣

傳

興也若陵若也將落則黃云陵

若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若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

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

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戶雅反下同罷音運夏心

之憂矣維其傷矣

云

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傷矣。正義曰陵若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
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強國盛
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若幹特立矣
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

詩經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
 鬼侵削也。○**蒼**陵至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蒼陵
 蒼黃華葉白華菱舍人曰蒼陵蒼也黃華名葉白華
 名菱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時一名陵蒼
 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以
 今紫草華可染皂莢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蒼
 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
 陵蒼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
 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
 裳者華言之則紫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陵**
 蒼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
 驗知蒼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
 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
 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
 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
 惟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
 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於
 諸華是或謂諸夏為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

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
 是也華黃落則蒼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
 則京師也**蒼之華其葉青青**華落葉青青然云京
 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蒼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
 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青青子零反注同
 下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
 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
 之甚。○言已落言陵蒼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此
 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與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
 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疆侵敗諸夏藩衛既
 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
 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已之本無生也自

詩經卷之三

其

其

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為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猶諸夏已病而王臣未發明。鄭蔽既衰。出亦敗矣。餘。同。○**傳**華落葉青青然。○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為諸侯未敗。此為已敗。下所以言亡為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彊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傳**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為京師。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

夏衆為皆亡。不可以落為喻。故為衰耳。○**傳**我我至之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為我。王首以達時多難。非已所為。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為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為恨。故知已。○**傳**羊墳首三星在雷。○**傳**羊羊牝羊也。自傷逢今世也。羊墳首三星在雷。○**傳**羊羊牝羊也。墳大也。雷曲梁也。寡婦之笄也。羊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雷。言不可久也。○**傳**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笄之中。其去須臾也。○**傳**羊子桑反墳扶。作雷牝頻忍反。笄音苟。復扶又反。○**傳**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亂日多。○**傳**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

饑饉軍興之少無可以飽之者治直吏反
 飽○毛以為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羊而責其大
 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
 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鬪之中其
 去斯須不可入也於亂世之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
 亦不可入也於亂世之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
 飽○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
 此士卒之人於暴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之少無可以
 飽之是所以可傷也○釋羊至可久○正義曰釋
 畜云羊牡牝牝詳故知詳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
 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
 隨天運晝夜一周魚苟之間斲見心星之光耀須臾
 即過故言不可入也○釋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
 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閔
 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入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相多
 治○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相多

治○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相多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音佩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
 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
 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
 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
 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兇及
 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

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

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

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疏何草至四方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

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

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是之間將

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

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

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正義

用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

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

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觀物而

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

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

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

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

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其何日不行

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為人將則其何日不行

下句既為士卒何草不玄何人不矜變云玄赤黑

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

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頌

反注同孽魚列哀我征夫獨為匪民變云征夫從役

反復扶又反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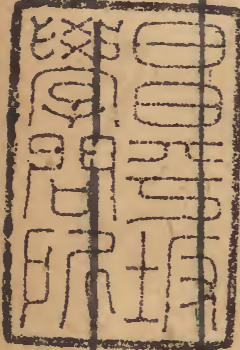
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疏何草至匪民正義曰將率以草黃

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

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為矜耳言

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
春秋元命苞籒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色
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
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
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
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
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
王制文彼言者宜為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
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
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
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義**曰古者至民乎。正
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
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
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暮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
厚之**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傳**兕虎野獸也曠空也
云兕虎比戰士也。○**履反**兕徐**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疏**兕

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
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
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
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傳**兕虎野獸。正
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
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
鎧釋獸云兕似牛其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
青色重千斤是也。○**傳**兕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
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
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
也**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傳**芄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傳**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
者。○**芄**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有芄至周道**。正
義曰有芄芄然而
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
我有棧之輦車入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為行彼



詩經卷之三

三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何草木黃四章章四句

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中車之棧車也
 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無人役車同又知非彼
 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無人賤以供役為名
 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
 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
 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
 言其小至役車。正義曰以凡是狐之狀非大獸故。
 車故云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
 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孤草行
 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
 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為蕃營是行止
 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輦
 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
 胡奴車周曰輻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
 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
 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昔人輓以行也春
 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
 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
 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
 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

毛詩註疏

卷十五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